



之北地争雄

林政◎著

为了见到爱人易，西鸾辗转奔向盟城；
为了夺回西鸾，易竟与殷王武丁为敌。但两人阴差阳错，擦肩而过，一场大战即将来临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奴之北地争雄/林政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7. 11

ISBN 978-7-5306-4829-2

I. 女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587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960×640 毫米 1/16 印张 17.5

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4.00 元



目录

第一章	邪谷		0
第二章	盗冤		0
第三章	废墟		0
第四章	白衣		0
第五章	山峰		0
第六章	荒示		0
第七章	英雄		0



目 录

第八章	神使		1	5	1
第九章	宝儿		1	7	4
第十章	三遇		1	9	2
第十一章	拓涓		2	1	7
第十二章	修罗		2	3	9
附记			2	6	1



第一章

邪谷

“野有蔓荆，粲乎孤星，皓阳白露，胡不青青……”

网山的女儿们，一边在山溪中肆意戏水，一边伴着乐声而唱。

曼荆则身处溪水之外，倚着大石，轻轻吹奏陶埙。那埙声委婉悠扬，如清风过境、酥雨洗尘，听在心头，让西鸾有种艳阳暖怀、甜露润喉之感。

“我们等一会儿回去，你不洗洗身子么？”曼荆见她直愣愣地站着，放下陶埙问道。

西鸾摇了摇头，赞叹道：“你吹得真好听！”

曼荆粲然一笑，“这是我们族中的调子，专为女孩子游戏时唱的歌谣。你来自大族，不如给我们吹一首你们的曲子吧。”

西鸾脸上不由一红，“我从没学过吹奏……”

“那你喜欢唱什么样的歌，我可以为你伴奏？”

西鸾脸红得更厉害，“我很喜欢听，但不会唱……”她突然发现，自己作为女子除了相貌之外，实在没有其他值得称道的地方，比起曼荆，简直就像粗枝大叶的乡野村姑。

斯时，少年女子无论妍媸贵贱，大都略通文艺，长相俏美的姑娘们更是以歌舞技艺作为吸引佳偶的手段。便是身份低下的女奴，若相貌出众，



也会被主人选出调教歌舞技艺，以供消遣。西鸾虽然是女奴，然而她在盟城时俨然贵人一般，其他人不敢强令她学习什么，她也无暇在意这些。如今看来，恐怕只有她的好姐姐，才能和她有得一比。

西鸾正在自惭，曼荆却感慨道：“你必是个极幸运的女子，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我一生下来，便被强令学习音律，五岁就懂得了吹奏主人喜欢的曲子……”她指着溪水中的同伴道：“她们也一样，以前都是族中的舞女，披甲的身子原本穿戴的都是轻纱丝绸，挥剑的手原本抚摸的只是埙笛铙琴……”

西鸾微吐了下舌头，颇觉得不可思议。如曼荆这般性情沉稳，谈吐风雅，她早猜测出这大名鼎鼎的妖姬来历不凡，却怎么也没想到她也和自己一样是女奴出身。

“你……以前是女奴？”

“怎么，奇怪吗？呵呵，你们贵人只怕理解不了我们的痛苦吧。”

西鸾虽然一直都没摆脱女奴的身份，可也从没有被人强制生活过，倒像个公主一样与普通女奴毫无共通之处，这一点曼荆并没有说错。如此，她反而不好意思向曼荆直接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。

“你一点都不像女奴。”西鸾感叹道。她其实由于易的缘故，才有机会成为荒示的弟子，受到良好的教育——但曼荆是如何获得修养的机会呢？

“哪点不像？”

“言谈、举止都和你的同伴们不一样，好像你是女王。”

曼荆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人是会慢慢改变的。我十二岁的时候成为族长的女人，他就决定把我培养得更完美一些……”

西鸾点了一下头，心想：那位族长便是曼荆的易吧。

然而曼荆紧接着道：“可惜他有我的时候，就已经五十多岁了，结果没过几年就死掉了。”

西鸾张大了嘴巴，暗自苦笑。有些事就是这么令人意外，却也顺理成章，毕竟不是任何一个女奴都会像她那么好运。

“……那么你……怎么办？”

“老子未完成的事业么，当然由儿子来继承……我便和他的财产、地

位一道传给了他的大儿子……”她此时面无表情，语气则冷漠至极，仿佛诉说的事情和自己毫不相干。

我真的运气很好。西鸾心中又一次向神明致敬。

“大儿子虽然比老子年轻，却也不太禁活，两年后也死掉了，我又作为遗产传给了二儿子——为此事，我的新男人把他哥哥的儿子干掉了……”

“那么后来……”西鸾试探性地问，她预感事情不会这么容易结束，那个新男人未必能陪伴曼荆到现在。

“哈哈，他的兄弟们觉得他行事暴戾，就联合起来杀了他，于是族长又换了一个。这回是个温和的男人，待我要比他的哥哥们好得多，然而他天生只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，有几个族中老鬼说我是部族的灾星，是我害得他们相互残杀，害得历任族长不得好死……应烧死我祭祖。那男人竟答应了……”

西鸾听得心惊肉跳，道：“那么接下来怎么样？”

曼荆突然发出魔女般的邪笑，露出森森白牙，“既然被当做灾星，便索性做到底——我稍微使了些手段，先搅得那些男人开始内斗，然后便带了些姐妹将他们全宰了……”

“邪海妖姬”这称谓果然不是胡说，西鸾头一次觉得它如此贴切。

一个将陶埙吹奏得美妙绝伦的女子，竟可以轻松看待血腥杀戮，仿佛烧火做饭一般无甚惊奇。西鸾也杀过人，而且为数不少，但比起曼荆，倒显得不值一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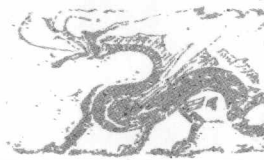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眼睛睁那么大干什么，吓着你了？”

“……不，只是有些惊讶罢了……”西鸾极力掩饰自己的震动，问道：“那么你们现在的族长是谁？”

“我呀。”曼荆依旧是一副平淡的语气。

西鸾随着众女来到邪海腹地以后，她便发现曼荆丝毫没有说谎，而且在这四周筑有土墙的村落里，情形比她想象得要出格得多。

农田里劳作的虽然也是男子，却无不戴着手铐脚镣，铜制的锁链牢牢





地拴着重石，令他们移步艰难。田地交界处站立的女卫士，都手持皮鞭大棒，个别体格矫健的则佩刀剑，警惕地监视着奴隶劳作。

其他诸如伐木、搬运、修建等工作也是由男性奴隶完成，他们身上的锁链负荷消耗了大部分体力，仅允许保留极少的部分以完成工作。

而女性显然已成了这里的主导者和支配者，完全颠覆了邪海之外那种男人主导一切的生存规律。

几个女卫士见到首领回来，还带了一个生人，都很好奇，围拢过来问长问短。一个长着瓜子脸的女孩儿则跑来接下曼荆的面具和衣甲。

“怎么样？这就是我的城池，我曾经见识过纪城，也不过如此。”

西鸾不禁苦笑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四下张望，只见袅袅炊烟升起在山谷间，看样子确是个不小的村庄。

“真是个奇妙的地方……”其实如果把奇妙换成古怪的话，西鸾觉得更加合适。

“你们大族的首领们只怕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种地方吧？”

“……应该想不到。”

“愿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？”曼荆突然问道。

西鸾一愣，旋即感觉自己的麻烦又来了，只得道：“姐姐，这里确实是很好的地方，但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尽快翻越大网山。”

曼荆乌黑的眸子动了动，轻轻道：“西鸾妹妹，你懂得剑术是不是？我见你握着剑就猜到了，这很难得，这么多的姐妹之中，也只有你一个而已。我杀掉族长自立其实颇费周折，若不是使了些心机，怕是斗不过这群五大三粗的男子——只因我们从小就不曾被教授武艺，所以战斗力不济，以至于现在每次出谷都要佩戴妖怪面具威吓生人，才有胜算。如今纪伯庆已视我为大害，早晚会对我的族城动手，看在我们救你的分上，你难道不能留下来帮我们么？若你肯教授大家剑术，一切便有了转机……”

西鸾摇了摇头，委婉道：“姐姐，我只是粗通一些剑术的皮毛而已，未有大成，只怕很难帮上你们。”

曼荆微微有些不悦，说道：“皮毛未必不管用，你若肯教，必定对我们大有裨益。”



“可是剑术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掌握的，且女子体力稍逊，就算要熟了刀剑，未必便能扭转性别上的劣势。还有，女子天生并不适合厮杀，如今大家的骨骼已经长成，不是谁都能有足够的体力控制武器的。”

“哈哈，你无须为此担心，这些追随我的姊妹都是山民出身，从小就爬山上树玩耍大的，如今在林中奔行就如梳洗打扮般容易，若论气力只怕不输给你。”

西鸾暗自感叹。她曾亲眼见到这些女子隐身树上，如天兵般袭杀路人，从灵动机巧来说，其实胜过寻常男子——若是普通的贵族妇女，只怕连剑都拿不起来。

“若论勇猛气魄，我的姊妹们绝不输给那些自视甚高的男人，然而她们从小不曾学过格斗之术，一旦纪人来犯，只怕要吃大亏。”

“我理解姐姐的想法，但我实在是不能在路上延误太久。”

曼荆叹道：“你终究不肯留下来，是吗？对你来说，我们这些女人的性命远比不上你现在做的事重要，是不是？”

西鸾感激她的救命之恩，想了一下，道：“我所做的事，同样关乎一城部族的命运。这样吧，待我报信后，会带些朋友来这里帮你们。”

妖姬脸上却是诡谲的笑容，“你是去找你的男人吧？我看得出来，那人必定待你极好，所以你想回到他身边——可你若真的去了，只怕绝不会再回来。这样吧，你留下来教我们练剑、作战，一个月后不管情况如何，我都保证送你离开这里。否则，你该清楚，邪海外围尽是毒雾浓瘴，你一个人不可能出去。”

妖姬之城在西鸾看来，其实和一个较大的村庄没什么两样，在北地凤属，为了抵御番奴和土方，到处都是这种围着土墙的村落。所不同的是谷外有一道瘴气形成的天然屏障，可以更有效地防止对外人对小城的觊觎和打扰。曼荆，兼有英雄及妖魔两种属性的女子，便在这女儿国中顺理成章地做着国王。

西鸾从心底敬重这位聪明的姐姐，就像她尊崇男人中的武丁王一样。

天下是男人的么？西鸾偶尔会怀疑，但她绝不会尝试挑战这条规则，而曼荆不同，她干净利落地建立了一个女人的世界，亲自动手为另一种可





能性做出一个例子来。

“我的城池是属于女人的。”曼荆数次如是说，“所有姊妹可以在这里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，没有男人的皮鞭与怒目，用不着看男人的脸色行事，相反，如果他们敢不听话，你可以用皮鞭对付他们……”

如果没有易在盟城等候，我会不会留下来呢？西鸾有时候也想。也许会吧，虽然尊如武丁、贵如仲连、智如祖己、英如北侯都曾对她关怀备至，爱惜不已，然而这毕竟是因为她的特殊。倘若她只是个普通的女奴——相貌平平甚至略显丑陋，无甚教养，生而辛苦，那么一切际遇只怕要重新改写了，那时天堂般的邪谷将对她有着何等的诱惑力……

毕竟命运已经注定，西鸾终究不可能留在这里，故而她才可以冷静地挡开诱惑吧。

次日早上，西鸾按约定向曼荆及其部下姊妹讲解控剑的技巧。少女们或站或坐，各抱铜剑，分列在空地上。还有许多年轻女子，空着手站在外围看热闹。

两人互斗，力量、灵活、操控武器的技巧都十分重要，任何一点都可以影响格斗的效果。这些山间少女不缺乏力量和灵活，然而技巧却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磨炼。西鸾自幼便学习武艺，深知经验的重要，绝不认为月余之内可以让她们在剑术方面有太大提高，便在粗略地讲解用剑的诀窍之后，着重说一些审时度势、示弱暗袭之术。

易当年教她防身武艺的时候，曾被荒示撞见。老人年少之时也曾习武，视之不禁摇头，说道：“女子天生体力不强，应当量力而行。如果有把握，正面与人对抗当然也可，但若遭遇强敌，最好示弱令其轻视松懈，之后伺机袭击。若明晃晃持利器怒视，反而会引起对手警觉，被无情杀死。”易听了觉得有理，便将霞光送给她，又教她辨明人体要害。

如今西鸾也是如此想法，于是着意指导众女如何把握攻击时机和攻击位置。

少女们大都阅历不深，对西鸾所讲内容颇感新鲜，倒也听得津津有味，演习起来也兴高采烈。

唯曼荆并不如何投入，始终默默站在一旁，若有所思。



这样，西鸾便在邪谷中住下，白天与女孩子们同行同止，或者教她们练习剑法，或者与她们一道玩闹，偶尔还会向曼荆学习吹埙。

城中有早年积留的柘木弓胎，曼荆觉得女子力弱，用不了弓箭，便将这些弓胎堆在室中不用。西鸾见了灵机一动，自作主张，令人将弓胎削短，又找来牛角、牛筋、牛皮、竹片、桦木等，制成小弓小箭，分发给众女。

小弓劲力不足，杀伤有限，往往难以一箭毙敌，但毕竟可以由女子使用，若辅以精准的箭术，也是相当厉害的偷袭武器。

西鸾自离开盟城以来，久已不摸弓箭，选了一把小箭试射，接连中的。众女本来对她的武艺半信半疑，此时见弓术精湛，才大为佩服，喝彩不断。如此，西鸾又多了一项教授任务。

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，西鸾坚守着自己的承诺，每天指导众女舞剑练弓，有时候众女也教给她在山石中隐身逃遁之术，这倒让西鸾受益匪浅，心中暗笑：我若回到盟城，必先到篱上当几日山贼，也不枉在这里所学。

一个月终究有些长了。西鸾每天都在担心盟城的情况，然而她同样不愿舍弃曼荆和她的姐妹们。她要离开邪谷，这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因为女孩们早把她当做亲密的伙伴，只要她开口询问，总会得到破解毒雾浓瘴的办法，但她并不想就这么抛弃她们。

易是个聪明的人。玖的诱敌来犯之计显然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，却丝毫不见效果，以至于不得不到纪国寻求其他办法，这说明盟城的领袖多少觉察到了其中的奥妙，甚至可能已获悉殷琮之间的矛盾，若真是如此，西鸾的行程就不需要那么急迫了。

而纪伯庆对邪谷的威胁却是朝夕之间的事情。那疯子给西鸾的印象十分深刻，如果他突然心血来潮要攻打妖姬之城，凭借纪方纵横山林的四部军勇，多少个曼荆都抵挡不住。

纪伯庆没有说错，他如果要对曼荆下手，很轻易便会将妖姬之城从大网山中抹除，只是我能阻挡这一切吗？西鸾常望着保卫邪谷的众山，默默地想，光靠山峰和瘴气是不可能挽救一个部族的，可是，能左右部族命运的机会此刻却被曼荆踩在脚底下。

这一天，她忽然心念一动，向曼荆的住处走去。





路边依旧是从事农活的男性奴隶和监督他们的女性看守，年老的女人偶尔也会帮助奴隶们纺织和煮饭，少女们则无忧无虑地玩耍嬉闹，仿佛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

然而这样的生活真的没有问题吗？西鸾心中隐隐有些不安。

曼荆的住处就在前面，几个粗壮的女人押着一个青年奴隶从屋中出来，从西鸾身边走过。

这是个瘦削俊朗的男子，浑身只有一条麻巾遮住下体，上身裸露的皮肤白哲干净，虽然同样手脚被缠着铜制锁链，但显然与路边农田中劳作的苦力不同。西鸾瞄了他一眼，心中登时打起了鼓。

服侍曼荆的那个瓜子脸少女托着一盆水走了出来，见到她不禁一愣，随即笑道：“原来是西鸾姐姐，来找曼姑姑吗？”

西鸾和她已十分熟识，此时却也大为踌躇，不知道现在该不该进门。只听房中曼荆懒洋洋地说道：“小瞻，外边是谁呀？”

少女连忙应道：“是西鸾。”

“哦，快让她进来吧，哈哈……在外边也不怕受了凉。小瞻，你做事去吧，不必回来了。”

小瞻应了一声，蹦蹦跳跳地端水走了。

西鸾走进房门，只见曼荆歪着身子躺倒在床榻上，仿佛喂饱奶水的雏狐心满意足。“来，坐到我的身边来，我们可是好姐妹……”她翻了个身看着西鸾，依旧躺着，带着妩媚的笑意。

西鸾一时间觉得浑身不舒服，原本一肚子的气，此时半句也找不到，一时只想告辞，其余什么也说不出。

曼荆伸个懒腰，终于坐了起来，眯缝着眼睛轻轻笑道：“你这么聪明，一定猜得出来的……男人嘛，就像蜜蜂，脾气暴躁总是蜇人，可为了那点甜蜜，又不能没了他们……”她扶住西鸾的手，将她轻轻拉到自己的身边，调笑道：“美人妹妹，要不要给你找些蜜来吃？”

西鸾望着她，心中如搅翻了五味瓶。她能感觉得到，曼荆与她有着许多相近的特质，有时候像双胞胎般心灵相通。她敬爱这位姐姐，然而总有一道鸿沟横亘在两人中间，令她们无法走得更近。

“我……快要走了……”她最终说道，“你要保重……”

“你还是要走？”曼荆失望地叹了一口气，从身后抱住了西鸾，“要去找你的男人了？那男人一定待你好极了。”

西鸾心中打了一个寒战，忙甩开她的拥抱，“你……身上有那人的气味……”

曼荆一愣，嗅了嗅自己的手，忽然大笑起来，倒在床榻上，“你倒是个守身如玉的好姑娘。”她用手支起头，面色红润，仿佛大醉之后犹未醒转，“你又漂亮又聪明，虽然跳舞笨了些，剑却要得好，我要是个男人也会喜欢你，把你搂在怀里一刻也不会放手。他真的待你好吗？”

“很好……一直都很好。”

“唉……”曼荆呆呆地望着空中，“你的命真好，我遇到的那些男人却无不令我失望。如果也有个好男人值得我去想念、去珍惜、去爱，我的命运也许会改变吧。如今我成了世间的浊物，是妖姬，是魔女……”

“你帮助很多姐妹摆脱了奴隶的身份，你是她们的神女。”西鸾安慰道。

曼荆却苦笑一声，凄然道：“这种日子不会长久了，外面的男人早晚都会冲进这里来的，我想保护这里的一切，可毫无办法。你说，如果将姐妹们组成军队……能不能挡住他们？”

“你应该明白，她们根本不适合携带武器同敌人正面搏斗，也许在山林中隐蔽偷袭会比较合适，不过纪人同样擅长此道。”

曼荆苦笑道：“就是说我们必定失败了？”

“如果你要保住这个部族，唯一的办法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解放那些男人，给他们武器，然后一同抵抗纪人，就算抵挡不住，也可以向北方撤走，伺机恢复人口，否则就算纪人不来，部族也早晚会被覆灭。”

曼荆冷冷道：“如果是那样，岂不是和以前没有区别了吗？男人又会成为族中的主宰！”

“可只有如此，部族才会壮大，否则只有覆灭这一种结果！”

“那就覆灭了吧，干干净净！”





“你想过姐妹们会是什么下场吗？”

曼荆的脸孔变得冰冷漠然，慢慢闭上眼睛，“我累了，要休息一会儿，你走吧。”

西鸾咬着朱唇盯着她，赌气跺着脚向门外走去。

身后忽然又响起了曼荆的声音，“她们本来就是女奴，她们当然可以选择做回女奴！”

……

天色渐黑。

西鸾一动不动地躺在草丛中，望着天空。

我能做什么？什么都做不了，明明是她们自己选择的不归路。

其实我根本就不如曼荆——她敢作敢为，拯救她的姐妹，我却只会冷眼旁观，顾及自己而已……

既然上天造就了邪谷，难道不能让它存在下去吗？或者邪谷的诞生本身就是个错误，所以现在神明要将这错误抹除？唉，天意永远都是不公平的……

旁边杂草响动，一个人向这里走来。

西鸾歪头看去，竟然是小瞻。而小瞻丝毫没有察觉草丛中还有另一个人存在，便坐在杂草上，一手支起下巴，默默想着心事。西鸾见她神情恬然，略带喜意，不忍心扰动她，只好躺住不动。

她也到了思春的年龄吧，不知道现在心里想的是谁，可这邪谷中会有她如意的夫婿吗？

邪谷终究是不能久远存在的，一开始曼荆她们选择的便是另一个悲剧。

剩余的几天，西鸾依旧坚守着约定，且着意让众女练习在树上以弓箭伏击行人。

“嗯，这样应该能挡住纪人的头一拨进攻吧？”曼荆看着自己的战士们在树林中窜来窜去，点头道。

“我不知道，伏击这种战术只能使用一次，我们必须掌握好时机，重

创对手。”西鸾认真地说。

“我已经安排了人手每天调查谷外的情况，如果有敌人靠近，我们会马上知道。”

“姐姐，我还是那样想——如果要保护这里，必须让男人们摆脱他们的桎梏。纪伯庆来这里是要杀光这里的人，而不是为了解救他们，我们可以说服他们一同作战。”

“我不相信他们，而且他们做女人的奴隶这么长时间，早没了半点骨头，依赖他们绝对是个错误选择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会遵守约定，明天我会送你离开邪谷……”

正在此时，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，在曼荆的耳边低语几句，她大惊失色，挥手令那女人回去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曼荆神色阴沉，半晌才道：“小瞻带着那个人跑了，整个邪谷都找不到他们。”

“谁？难道是个……男人？”

“对，就是他曾见到的那个，是我在谷外俘获的路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神色突变，忽然拉起西鸾的手臂，“走，我现在就送你离开这里。”

西鸾一愣，大是奇怪，连忙询问。

曼荆边走边道：“他的出现很古怪，我一直怀疑他是纪伯庆的人。”接着咬牙切齿道：“我早该杀掉他，如今若小瞻告诉他我们所有的秘密，这里就危险了。”

西鸾记起那天小瞻的古怪举止，登时明白，忙甩开曼荆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还不赶快召集人手准备，我同你们一起……”

曼荆向她笑了笑，复又抓起了她的手，轻声道：“这不是一件好事情，这里所有的人——男男女女都很难逃出去，逃出去也没有活路。你不属于这里，用不着陪我们送死。回北方吧，那里还有个男人在等你……”说罢，叫来一名女子嘱咐几句，然后又拽着西鸾前进。

西鸾还想再说什么，可心念一转：她们的行为本就是自取灭亡，我已经尽力相帮，此时留在这里也无助益，又何必枉死？遂不再拒绝，随她向





村落北方跑去。

来到树林边缘，一条黑色小溪从林中潺潺流出。此溪贯穿全村，西鸾已久视无睹，因它黝黑浑浊，仿佛溢满了肮脏泥土，故从未见邪谷的人取水饮用。

曼荆却弯腰捧起水来大口喝下，然后向西鸾道：“快喝了它，就不怕瘴气了。”

西鸾大奇，一时不知该不该信她。

“这水浸泡过落叶与腐土，虽然有毒，却可以与瘴毒相抵，快喝了它，我送你穿过雾瘴。”

西鸾皱着眉头，闭目喝了一小口。

“有点少，算了，等会儿你若感到不适，就找这条小溪再喝些。”

两人进了树林，不一会儿走进浓雾中，西鸾果然觉得精神并未受到影响，但也丝毫不敢耽搁，跟着曼荆飞快奔跑。

出了雾区，她们才松懈身体，靠着大树坐下。曼荆指着小路道：“这条出谷的路不太好走，不过偏向北方，应当不会遇到纪伯庆的人。”

西鸾望着她汗涔涔的面庞，心中一酸，忽然道：“曼姐姐，和我一起到北方去，好不好？我们带上其他姐妹……”

曼荆笑着摇头道：“邪谷就是我们的家园，离开了它，我们便又变得一无所有。我小时候从未指望自己能活到今天，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我会干干净净地死去。”她忽然大笑起来，“妹妹，胜败尚未分晓，我也有机会杀死纪伯庆的，说不定我会成为纪方的国君……”

西鸾陪她笑着，眼中湿润。

“快走吧，带好你的剑，天黑的时候小心野兽。”她又掏出怀中的陶埙，“我会吹奏一首曲子送你一程……”

西鸾站起身来，只听她轻声吹奏，耳边又响起少女们溪中戏水时唱的歌谣。

野有蔓荆，粲乎孤星，皓阳白露，胡不青青？

野有蔓荆，洁乎雪晶，朱霞红芳，胡不青青？

野有蔓荆，贞乎霄冰，翠虹绿石，胡不青青……